



那些往事

凌愉 刘李红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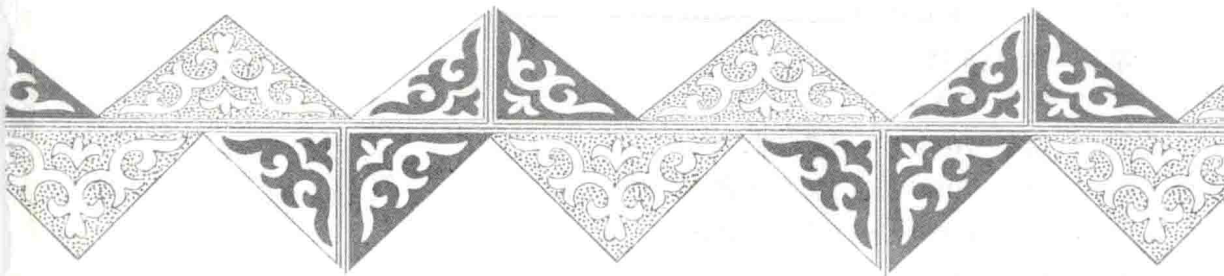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

那些往事

凌倫 刘李红◎著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些往事 / 文昊主编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3.10
(亚洲中心文化丛书)
ISBN 978-7-5469-4428-9

I. ①那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4345 号

亚洲中心文化丛书 文昊 主编

本册书名	那些往事
作 者	凌 愉 刘李红
图片提供	史 舞 文 焱 晏 先 文 昊 小 雨 凌 愉 刘 岸
责任编辑	高雪梅
装帧设计	党 红 李瑞芳
出 版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社 址	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(邮编:830026)
电 话	0991-3773930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	8.75
字 数	135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4428-9
定 价	26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纪晓岚情留天山 / 1
- 刘鹗在迪化 / 28
- 杀害毛泽民的凶手伏法记 / 50
- 彭加木失踪前后 / 54
- 我去埋葬余纯顺 / 61
- 蒋爱珍杀人案始末 / 66
- 孔繁森最后的三天 / 83
- 孔繁森妻子在新疆 / 85
- 古兰丹姆今何在 / 89
- 两代总理关心的一位准噶尔女人 / 93
- 王洛宾在狱中 / 97
- 王洛宾最后的日子 / 105
- 世界十大职业探险家刘雨田·谁人知晓他的泣血夫妻情 / 111
- 救援阿富汗, 中国车队长在巴基斯坦的生死谈判 / 118
- 高空王子的情感世界 / 124
- 情深悠悠回故乡 / 130

纪晓岚情留天山

鸟语花香九家湾

那已经是两百多年前的事了。

清乾隆三十三年，即 1768 年，阳光明媚的 6 月中旬的一个上午，有一辆铺着毡子的六根棍马车，从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来到西郊的九家湾。几个在果园里劳作的农民听到这叮当的马车声，转过身来，虔诚地躬身立在路的两旁，直到马车拐过路边的一座流水淙淙的小桥，驰进了这里最大的、围着围墙、里面有着几间瓦房的宅院，他们才诧异地抬起头，望着，猜着，细声地打听——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，六根棍马车上坐着的来客不是一般的人。这六根棍马车，在新疆提督府里也只有那么三四辆，这么多年了，这六根棍马车进到九家湾的果园里，还是第一次。

这辆六根棍马车送来的客人就是在乾隆皇帝面前有“大手笔”的美誉，在皇宫册封为进士的纪晓岚。

当时的九家湾，是乌鲁木齐方圆百里内最美丽的一块地方。在绵延数十里弯弯曲曲的山野之中，到处流水淙淙，鸟语花香。据说从前这里住着九户人家，“九家湾”之名由此而来。

纪晓岚这时已 45 岁。他一生饱读诗书，20 岁考解元得了第一名，30 岁中进士。加之他官

宦多年，走南闯北，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越过天山，到达乌鲁木齐后，在他的想象中，他不知要在这里熬过多少岁月的这边疆之地，一定是非常荒芜非常原始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地方。谁知，他乘坐的六根棍马车一停下，展现在他面前的竟是一处可与江南景色相媲美的地方，顿时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起来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他问身旁的侍者老六。

“这就是你居住的地方呀。”老六一面把他的行装搬到屋里去，一面禁不住到处张望着，赞赏着。

这时节，院子里的桃花、沙枣花、槐花都盛开着，散发出阵阵芳香。“啊！这里也有桃花……”纪晓岚走近围墙下的一个果农：“老伯，这花这么细，这么香，是什么花呀？”

“这叫沙枣花……”年迈的果农看见这位大人向他走来，还喊他老伯，有点受宠若惊，急忙折下一束沙枣花弯腰双手递给纪晓岚。

纪晓岚接过沙枣花，不住地闻着，对果农说：“老伯，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叫九家湾……”

“九家湾？太好了，我老家的村子与沧州毗邻，在黄河入海的故道旁，地名叫九河湾，今天这块地方叫九家湾，一河一家，都是块宝地，‘九’这个数字，是个吉利的字，看来，我是有福之人了……”说着，他向果农深深躬腰：“老伯，

你该歇息一会了,请到我屋里坐坐,好吗?”他亲切地微笑着,在前面引路。

衙门“登记官”

送纪晓岚到九家湾的,是清政府派驻乌鲁木齐的总兵德昌。

当时的新疆,隶属陕甘总督杨应琚管辖。杨应琚觉得乌鲁木齐地广人稀,处于边塞要地,他向乾隆皇帝奏称:“乌鲁木齐为新疆要区,拟将副将改为总兵,添设镇标中营及城守营,合原设左右二营,共成四营。”不久,清朝政府批准了杨应琚的奏请,并调山东文登营将德昌为乌鲁木齐总兵。当时的乌鲁木齐尚未形成城郭,但已经有居民 500 多户,随着兵员的增多,又从肃州、河西和张掖向这里移民 800 户,人丁逐渐兴旺起来,并围绕着乌鲁木齐四周建造了四座“卫星城”,其中西面 15 千米处的地方叫巩宁城,也即九家湾。

总兵德昌粗懂文墨,他接到清政府圣旨,

要将一位进士纪晓岚贬谪到乌鲁木齐。他又听说纪晓岚这个人夜能视物如画,日能过目成诵,何况又来自京城,觉得不敢怠慢。他首先费心为纪晓岚寻找一块居住之地,选来选去,选中了九家湾这块地方。九家湾不但环境幽美,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幢建筑在果林之中的庄园。这庄园雕梁画栋,青翠屋顶,周围除了花草果树,还散居着几户农家,幽静之中又不觉得寂寞。安排妥当后,他听说纪晓岚甚为满意,就放下了心。接着,他便琢磨给纪晓岚安排个什么差事。给他个一官半职吧,听说他是犯了罪的,上面怪罪下来可不得了。可是,又不能总让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吃了睡睡了吃啊。

考虑再三,给他委任了一个差事——“鞅掌簿书”(简称“登记官”),按照现在的说法,就是政府来信来访办公室。每天接待告状的,送状纸的,诉苦的。不管来人来函,都要一一造册登记。这在当时是件非常重要的差事。然而,纪晓岚性格狂放,聪敏诙谐,喜好田园诗画,他哪里

能天天坐在那里,在一条条的红条格子里去登记姓名、事由等等几乎大同小异的文字呢?尽管每天接触的是各式各样的人,他还是渴望着离开这个衙门,去参加一些田园劳动,能到民间去做些调查、访问,去接触百姓,接触实际,那是最好的。在一首诗中,他描绘他做“登记官”时写道:“户籍题名五种分,虽



然同住不同群”。他的这种心事很快被德昌察觉。德昌说：“我是怕你寂寞，才给你这个差事的，你觉得不妥，那么，你就暂且住在九家湾庄园里，每天作作诗文吧，你也可以骑马坐车到外面去走走，去看看，你身边，有老六侍候你，我再给派几匹好马。你愿意干些什么，到什么地方去走走，完全是你的自由，你看怎么样呢？”

笑谈蒙冤

纪晓岚当了一个月的衙门登记官，暂且回到九家湾闲居。进了屋，只见文房四宝以及他的几箱子书都摆放在他的书案上，心里顿时感到非常高兴。想起他在北京虎坊桥的住宅书斋，有“阅微草堂”之称，便提笔写了“阅微草堂”四个刚劲的草体字，让老六悬贴在门额上。

老六年纪整60岁。50岁时，他让人们喊他老五。这是个无名无姓，无家无亲的孤苦老人，在新疆生活了整整50年，他精通维吾尔语，熟悉新疆的风情地貌，他当过马夫，赶过骆驼和毛驴，在军队里当过骑兵。在平定准噶尔贵族集团武装叛乱中，他为清政府立下了战功，退役后被德昌留在总兵府当杂役。如今，德昌又指派他服侍纪晓岚。

纪晓岚望着这位身体粗壮的老骑兵，后来又了解到他的一些凄苦的身世。但是，老六在他面前总是躬身卑下，唯恐唯惊，纪晓岚喊他办什么事，他便垂手弯身听从吩咐，纪晓岚觉得，自己

也是个凡夫，今后的日子要和这位老骑兵朝夕相处，不应该与他有什么隔阂。于是，在一个明月高悬，清风送爽的夜晚，便向老六主动叙说起自己这次蒙难来新疆的经过。他对老六说：“我犯的是‘漏言’之罪。”

原来，纪晓岚的大女儿嫁给了盐运使卢雅雨之子为妻。这卢雅雨是纪晓岚多年的朋友，是位风雅人物。由于他的礼贤爱才和慷慨为人的作风，使得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，宾客盈门。有时，就难免盈不补亏。于是，便有人向朝廷告密，说雅雨可能亏空公帑，建议查抄他的家，看有没有贪污公家的银两。

既是朋友，又是亲戚，纪晓岚岂能知情不管，考虑再三后，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：将一些茶叶和食盐，装进一个空白信封里封好，连夜派了一个心腹送到卢家。卢雅雨是个聪明之人，他接信后久久揣测研究，最后明白了意思：“盐案亏空查(茶)封！”惊愕之余，卢雅雨把家资作了安顿。结果，奉旨执行查抄的人一无所获，两手空空。

但是，这件事还是被人告了密，乾隆知道后勃然大怒。按朝廷规矩，犯漏言(泄密)之罪的人，是要杀头的。乾隆爱惜他的才华，决定让他充军边关。纪晓岚自动摘下顶戴，跪在乾隆膝下说：“皇上严于法，合乎天理之大公，臣惓惓私情，犹蹈人伦之陋习，请予治罪。”乾隆招手让他站起来，只在案卷上轻轻批了几个小字：从轻谪戍迪化。

老六听完纪晓岚的叙说，竟一拍大

腿，称赞道：“大人是位义气之人，这算什么罪呢！说不定哪一天皇上一句话，又把你叫回去了。”说着，他给纪晓岚的杯里添了茶，把装好的烟壶递到他手里。心里对眼前的这位大人更增加了几分敬意。

天山打猎去

白革黏天野兽肥，弯弦爱尔马如飞。

何当快饮黄羊血，一上天山雪打围。

转眼间到了夏末秋初，乌鲁木齐四周一片青山翠绿，瓜果飘香，老六鞍备两匹白马，又备了些干粮，领纪晓岚去天山打猎，让他消遣一下时光，宽松一下心绪。

纪晓岚虽然个性孤傲，但遇事却是个豁达乐观的人。滴戍新疆，西出玉门，遥遥数千里，茫茫戈壁滩，在漫长的征途中，他吟唱着王昌龄的《出塞》诗，饱览了衰草凄凄，大漠孤烟的塞外荒凉景象，特别是当他夜宿茫茫戈壁，瞪着眼睛望着遥远的繁星、残月时，心里不时涌起此去何日归的凄楚心情，更亲身体会到了“醉卧沙场君莫笑”的悲壮景象。生活苦一些可以受得了，最可怕的是孤独和荒凉。抵达乌鲁木齐后，除了受到热情的接待，还在风光如画的九家湾为他安排了住处。今天，他走出乌鲁木齐，在老六的陪同下，骑马来到这天山深处，感到这里更是有着一番别有美景的天地。他扬起手中的马鞭，白马沿着流水、花香、高高的密密的森林奔跑着，眼望广阔无际的天地，心旷神怡。在马背上，他便吟出了前面这首七言诗《打猎》。

天山是无垠的。

老六领着纪晓岚来到的这块地方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南山菊花台和白杨沟一带。当时这一带原始森林非常茂密，野果、野花到处

都是，充满着一种幽静的美。特别是那些野兔、黄羊、雪鸡和许多珍禽，随处可以见到，那些机灵的黄羊、野兔见了人一点儿也不怕，还站在土堆上等着你走近它哩。纪晓岚很快有了收获，他猎取了几只雪鸡和一只肥壮的黄羊。

不觉之间，纪晓岚在南山瀑布前怔住了——这飞溅的瀑布，高达百丈，咆哮十里，飞泻而下的水落入深潭，水花溅洒在纪晓岚身上、脸上，他感到格外的惬意。他下了马，对老六说：“神奇，神奇，想不到这天山也有这么美妙的地方。”

老六说：“我四十多年前来过这里，这水还是那么高，还是那么宽。只有这深潭，可能比过去要深得多，恐怕也大得多了。我还听说，前年有人把牛沉入这深潭，说是给水神送祭品，自这以后，这落下的水更欢了。”

“老六，我纪晓岚访山东，游安徽，住京都，巡江南，很少见到这么壮丽飞舞的瀑布。今天，我要谢谢你了……”

“要谢我，你不如作首诗，赠送给这山，这水……”

“好，在这么好的山水面前，我怎么能够不作诗呢，”说着，纪晓岚吟出一首七律：

青山倒影碧沉沉，十里龙湫万丈深。

一自沉牛答云雨，飞流不断到如今。

打铁炉前

山水的美，不等于人间的美。

当纪晓岚离开南山，踏着晚霞归来时，他们路过碾子沟附近，被几个赤身抡锤的老铁匠迎进一间炉火通红、铁锤叮当的铁匠铺。这些年迈的老铁匠昔日都是与老六一起征战沙场的老兵，如今老了，不能跃马疆场了，被安置到这里



● 凌愉 摄

打制兵器。这些老兵很艳羡老六，如今骑着高头大马陪着一位贵人游玩打猎，更敬仰大马上的这位气宇轩昂的官员纪晓岚。老六见到这些老兵，格外亲切，便对纪晓岚说：“我们在这里歇息一会吧？”纪晓岚点了点头，下了马，从马背上卸下一头肥壮的黄羊递到一位老铁匠手里说：“你看是煮着吃还是烤着吃呢，现在就动手……”这位老铁匠没有客套，弯腰接过黄羊：“老爷，现在炉火正红，烤着吃又香又鲜嫩，你看可好？”说着，吩咐另外一个老兵去拿酒。

伴着炉火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吃着喷香的烤肉，纪晓岚很快了解到这些老兵都来自内地四川、河南、陕甘等地，他们在边疆征战几十年，如今都孑然一身，无家可归。老六告诉纪晓岚：“我们这批老兵共有 796 人，经都统准予随带家眷的只有 191 人，其余的都举目无亲，只好在这里打铁炼铁，开荒种地，苟延度日。”纪晓岚望着这些老兵，望着老六，心里难以平静。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边疆，为什么被弄成这样，被战事弄得无数的人家破人亡。所谓的打铁铺，实际是个铁厂，80 个铁匠全都是老兵，他们献身边疆一辈子，何曾享受到人间的温暖，如今老

了，也只能与这些铁锤炉火为伴。打铁还好一些，炼铁就更难更苦了。他们放进 1000 斤铁矿，炼出的熟铁顶多只有 10 斤。为了 10 斤铁，他们要流下几斤重的汗水啊！

正说着，一位手提蓝色花布包袱的少女从铁匠铺门前走过，迈着缓缓的沉重的步子，向城里走去。一位老铁匠指着这位女子对纪晓岚说：“她是万里寻夫来的。她男人就是三年前来到这里的那批川军里的，她到处寻访打听，杳无音讯，怪可怜的。”纪晓岚循着老铁匠的手指望去，只见那个女子已经走远，但她手里提着的那个蓝色花布包袱，却在晚霞中格外清晰。

回到九家湾居室，纪晓岚心情好久也平静不下。他看到边疆生活的另一面，看到了人间的疾苦和凄凉。夜很深了，他还不能入睡，从床上又披衣而起，伏案写出一首《铁匠》诗：

边城东畔火荧荧，扑面山风铁气腥。

只怪红炉三度炼，十分才剩一分零。

万里寻夫女

在纪晓岚所居住的“阅微草堂”往西二里，有一座古建筑红庙子，当地百姓称之为关帝

庙,是个庙会游览的胜地。

这天,纪晓岚一个人信步来到这里,只见这些庙院灰瓦朱墙,雄伟壮观,正殿供有“玉皇大帝”神位,左右配殿各有“风神、雨神、雷神、电神”之神位,与内地的庙院相差无几。他踏过山门,拾级走进大殿,只见殿内塑有一座“幽冥教主”的菩萨彩像,彩像两旁有两句横联:“安忍不动如大地,静虑深密如秘藏”,大殿两侧各有长廊伸出去,大殿内和长廊里有许多善男信女在跪拜祈祷,抽签求福。纪晓岚觉得这里面的大小塑像,不管是“阎罗”还是“小鬼”的形象,塑的都是形体矮小,造形粗糙,远不如内地一些庙殿里的塑像精致逼真。他正这么琢磨着,只见一女人跪在一个塑像下抽签,她虔诚地念叨着什么,双手捧着一根竹签在昏暗的烛光下看着,神态既虔诚,又迷惘,她似乎对手里的竹签一时还不解其意,忽然发现身边有一位先生。她转过

身来,恭敬地低着头,弯着腰,把手里的

竹签双手递到纪晓岚面前:“恭请

先生过目,指点仙人的意旨,

我先给先生磕头……”说着,

“噔”地一声双腿跪在纪

晓岚的脚下。纪晓岚正要

扶她起来,突然见到

她脚前放着的一个

蓝色花布包袱,觉得这个包袱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。他急忙从她手里接过竹签,说道:“请起身,让我好好为你看看。”在烛光下,竹签上却只写着一个“董”字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他皱了一下眉头,轻声向这个女人问道:“你是不是有什么亲人在这塞外?”听了这一句,女人竟抬起头来,感激地望着纪晓岚,没有回答他什么,却企求着他再说些什么。

“签上只有一个‘董’字,说明你的亲人在这千里之外。他从什么地方来呢?应该是水草茂盛的地方。水草,加上千里,不就是这竹签上的‘董’字吗?”

“先生所说极是,他……他从四川来。”

“啊!天府之国,水草茂盛……”纪晓岚说到这里才看清楚,面前的这个女人,不但年轻秀气,而且美丽端庄,身段窈窕,只是脸色有些憔悴,一副经历了许多苦楚,或者经历了远途跋涉的样子。他一眼又看到了她身边的那个蓝色花布包袱,才猛然想起,他前两天在铁匠铺歇息时,那个老铁匠指给他看的那个夕阳下从铁匠铺门口匆匆走过的女子。莫非就是面前的这个女子?

边塞何以风流

纪晓岚怎么也不会想到,当他回到他的



“阅微草堂”居室时，在红庙子遇见的那位求签的女子正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他的屋子里，一脸的愁容，一脸的迷惑。

纪晓岚则更是纳闷，更是迷惑不解了，她，怎么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卧室里呢？

原来，纪晓岚在红庙子里向那位女子讲解竹签时，被总兵手下的一位官员见到了。总兵这几天正发愁，这位京都来的滴官在总兵府当了一个月的“登记官”后，不愿干了，独自回到九家湾，陪伴他的只有老六那么一个老兵。他听说，像纪晓岚这样的文人，在京都总是出入诗场、酒社，狎妓嗜酒，风流倜傥。他正琢磨着是不是要给他选派个年轻女子，给他做点细活，陪他饮酒解闷。正在这时，手下的官员把他在红庙子的所见对他一番细说，又说：“这位纪官人皇上还有旨意，让他担当我们乌鲁木齐的佐助军务，对他可不能怠慢。再说这女子确有几分姿色，很得纪官人的喜爱。”总兵听了，频频点头，让手下人认真办理。

这位千里来寻夫的女子，求了签，签上说她的丈夫还在千里之外，正觉得四顾茫茫，走投无路。一位官员把她叫去，叫她先去服侍一位官员，一方面赚点路费，一方面继续打听清楚丈夫的下落，这比到处流浪，到处求签好得多。把她送到“阅微草堂”后，这位官员在老六的耳根下嘀咕了半天，老六就把她安顿进纪晓岚的卧室。

此刻，纪晓岚把一杯热茶双手端到她面前，问道：“怎么？对那支签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要问我？你又怎么找到我这个地方的？”那女子便把她来的经过叙说了一遍，纪晓岚一听，啊！原来如此，他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。

经过一番交谈和了解，纪晓岚知道这位女子叫徐小贞，家在四川乐山，新婚不到3个月，

丈夫便从军到了新疆。几个月前还有家书来往，不料上个月徐小贞的村子被一场大水淹了，丈夫的家信也随着那间茅屋一起被大水漂走，村里的人到四方流浪，她只好打点包袱，千里迢迢到新疆寻找丈夫，她先到丈夫驻扎过的巴里坤，听说部队开走了，她又来到这乌鲁木齐……

纪晓岚听完她的诉说，立即把老六叫来，对他说：“你把那两只雪鸡杀了，和雪莲炖在一起，给她补补身子。”说完又吩咐他：“你搬到我屋里住，陪着我，你的屋子腾给小贞住……”老六说：“上面一再叮嘱我，要我安排她住在你屋里……”“不！你照我说的办。”说完，纪晓岚提着小贞的花布包袱，领着她走出卧室。

忆初恋

把小贞安顿好，纪晓岚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眠。窗外远处是白雪皑皑的博格达雪峰，在明月下银光闪烁，近处是淙淙流水和那散发着阵阵芬芳的沙枣花。徐小贞千难万苦，万里寻夫，她对爱情是那样的忠贞和执着，她需要歇息，需要人们的帮助，还有漫漫征程在等待着她。夜，越来越深了，不知为啥，纪晓岚想起了自己的爱情和家庭，想起了那动人心魄、最令他难忘的初恋，啊！人生谁能忘记自己的初恋？不管是甜美，或者是苦涩……

那是他17岁那一年，他跟随父亲从京师回到了离别五年的家乡。进了村子，他没有去玩山看水，没有去寻访少年时从床上滚到地下的小屋，却在村口的小河边找到了他日夜想念的文鸾。两人站在河边，都怔住了，也几乎不认识了。他俩常常在这条清清的小河里捉虾摸鱼，拾拣那河里美丽的小石头——那时他才12岁，她才10岁。如今，五年的岁月匆匆而去，他17

岁了,文鸾15岁了,她变得像只美丽轻盈的花蝴蝶,散发着少女的青春气息。

“哟少爷……你……”(纪晓岚学名纪昀)

“你为什么叫我少爷……”

“你变了……”她羞怯地望着他。

“不!我来看你,我要把你带走……”

“我是说,你变高了,变成大人了……”

文鸾只是纪晓岚四叔粟甫家的小婢。但她聪明伶俐,柔顺可爱,成了他的好游伴。那是些多么纯洁美好的日子啊!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,他和她在这小河边不远的那棵梧桐树下掏麻雀,两人悄悄地、聚精会神地,掏到了一只小小的麻雀。忽然,不知从哪里卷起一阵大旋风,接着下起了大雨。风雨越来越大,卷起了地上的杂草碎叶,眼看文鸾几乎被大风刮倒,晓岚一把抓住她的手,猛地拉进了自己的怀里……风慢慢停了,他的心,比小麻雀在他怀里还跳得厉害……

此刻,他又见到她了,又在一起了,他多么的高兴,他伸出手拉她:“走!回村去,到我家去,我爸爸也回来了……”

但是,她把手缩回去了,只是望了他一眼,幸福地跟在他后面,走过小河边,走过那梧桐树,走过那许许多多他们一起玩耍过的地方。

聪明的、已经17岁的纪晓岚,说服了父亲,说服了四叔,把文鸾带回到京师,带到自己的身旁。

那是些多么难得的、年少春衫薄的好时光啊!这样的时光,能长久吗?

梦妻儿

美丽温柔的文鸾姑娘在纪晓岚家里,与他

朝夕一起,共同戏耍,度过了一段美好幸福的日子。谁知世事多变,不久文鸾的孀母患了重病,瘫痪在床,她的哥哥文驹来到纪府,要求让她回家去照顾母亲,文鸾的哥哥文驹是个不务正业,留恋赌场的浪荡子。文鸾闻知孀母重病不起,即动身赶回到她的身边。

谁知文鸾这一去竟一别三年,她仔细地服侍着母亲,母亲缠绵病榻三年之后撒手西归,她办完母亲的丧事,已是19岁的大姑娘了。

在这三年中,晓岚拗不过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与一位当地望族马周篆的女儿结为夫妻——在那个时代,即便文鸾不离开他,也不可能与他婚配,因为她只不过是一个奴仆。然而,纪晓岚却日日夜夜地思念着她。第二年,即乾隆九年,岁逢甲子,马氏生了个儿子,晓岚又通过了岁试,成为秀才。在这双喜临门时刻,晓岚向父亲恳求将文鸾接来,收娶为妾。父亲深知儿子与文鸾姑娘青梅竹马的感情,同意了他的要求。然而,文鸾却是个外表温柔内心刚烈的女子,她得知晓岚已婚并当了父亲,只不过把她接去当他的侧室,悲愤交加,很快忧愤成疾,一病不起。自古红颜多薄命,晓岚正要动身去接她,她却已香消玉殒了。

此后,纪晓岚也大病了一场。他痛哭他曾经一往情深的红粉知己,竟无缘与他共享荣华富贵,把对他的深情与悲恨一起带到九泉之下去了。

这位马夫人,出身大家,不但美丽端庄,且知书达礼。她虽然婚前与纪晓岚从未谋面,但对晓岚和文鸾的这段感情,非常同情理解,让他娶她为妾。如今文鸾香消玉殒,已不在人间,她更加百倍体贴晓岚,用自己灼热的爱医治他心灵上的创伤。不久,她又为他生了两个女儿,一家人倒也十

分融洽。

回忆起这些，纪晓岚觉得自己现在独身一人，滴戍边关，几分的凄楚，几分的可怜。越在这个时候，越是思念起自己的妻子和儿女，自从抵达乌鲁木齐后，他曾给家里写过一封沉甸甸的信，不知妻儿是否收到……夜已三更，流水，小屋，雪峰，都寂静下来，睡着了，他也慢慢地进入了梦乡。在朦朦胧胧之中，他看见一位面貌娟秀，温柔娴雅的女子款款向他走来，他禁不住伸出双手，迎了上去：

“你……你是文鸾吗？你看我来了……”

“不！老爷，我是小贞，我向你请早安来了……”

“啊！小贞姑娘，是你，昨晚睡得好吗？这几天你应该好好养息，我已经打发人去打听你丈夫的消息，有了消息后你再起程不迟。”到这时，纪晓岚才明白，天已大亮，而昨晚一夜，自己并没有好好睡着过。

废除鬼牒

小贞经过几日的调养休息，精神好了，脸色也红润了。老六说，经过再三打听，得知小贞丈夫服役的那支军队在北疆伊犁一带，一部分人在垦荒守边，一部分人在与外侵者打仗。小贞听说后，更是心急如焚起程要走。纪晓岚没有挽留她，只是叫老六给她拿了30两银子，备制了几件衣物，便送她起程。小贞跪在纪晓岚膝下，说：“老爷，我会有报答你的那一天的，我愿意做你的牛马……”

送别了小贞，纪晓岚坐六根棍马车进城，在总兵府阅读一些军务文件。身负佐助军务之职，尽管他对这些不感兴趣，不愿参预，但对国务上的大事他要了解，要有所掌握，这也是对皇

上的一种效忠。在城郊的一个兵卡，纪晓岚见有些驴马车，还拥集着许多好像是内地来的人，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他问老六。老六说：“这里是发放鬼牒的地方。”

“什么是鬼牒？”纪晓岚让六根棍马车停下来，他上前了解。原来，这几年边疆多灾荒，多战事，战死病死或者瘟疫而死的人很多，他们的亲属千里迢迢来收尸，收取遗物，带回内地的故乡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这里便形成了一种给死人发鬼牒的规矩，也就是给死了的鬼魂发放通行证、文件之类的东西。“凡客死于此者，其棺其遗物归籍，得给牒，否则魂不得入关……”纪晓岚一打听，买张鬼牒，要白银20两。这不只是一种迷信的宣扬，而且是下层官吏利用迷信对死者敲诈骗钱，这更是不应该的。

“你们发放鬼牒是怎么规定的？”纪晓岚问一位兵卡上值勤的曹营。

“过去是嘉峪关以外必须持有鬼牒，前几年改为玉门关以外，从今年开始，上面又规定凡出星星峡以外，都得有鬼牒……”

到了总兵府，见到了总兵德昌，互相一番寒暄客气后，纪晓岚便谈起他见到买鬼牒的事，直言问德昌：“总兵大人知道这些事吗？”

知道，不过这些事是在我还没有到乌鲁木齐任职前就有了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在山东任职时，那个地方有这种事吗？”

“山东那地方可没有关内关外之分啊！”

“对了，这正说明这边疆遥远，多战事，多疫情，多灾难，百姓的苦难更多。内地来的人为边疆送了命，我们还忍心在这些死了的人身上索取钱财吗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新疆和内地，关山远隔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来往往。我在皇室任职时，周游四方，只知道有文牒、官牒，从来没有听说过鬼牒，我看这个规定应该取消，应该废除，对死者的亲属给予慰抚，你说呢？”

“当时可不是我做的主呀……”

“正因为不是你做的主，现在正好有一个表现你开明和对他们慰抚的机会嘛！”

“说的也是，我现在就派人去把这些兵卡撤掉。”

衙门欢宴

总兵德昌一面打发人去撤掉发放鬼牒的兵卡，一面挽留纪晓岚：“今天我设了便宴，请纪官员就在我这里留宿吧。”

“是什么缘故。在这个时候摆座设宴呢？”

“纪官员，不瞒你说，上次为你洗尘，好像你并未尽意，今天我再补上。再说，我们总兵府有位掌马官要离开乌鲁木齐到开封府养病，正好为他送行，这样，我们一起热闹一番，岂不很好？”

纪晓岚见总兵甚为热情，又见他处事爽快，当即撤了发放鬼牒的兵卡，心里也很高兴，所以他没有推辞，在人们的欢笑客气之中，他走进了宴席。

酒未过三巡，一位下人捧着一封信来到纪晓岚眼前，他接过一看，是封家书，是他的堂弟写来的。信中没有什么要事，只是告诉他，乡下的邻居盖房子侵占了他的一道墙，问他怎么办？晓岚看罢，豁达地哈哈一笑，把信给身边的总兵德昌看：“这样的事，我要在京都他们是不敢的……”德昌说：“你可以给皇室的人写封信，你的邻居岂敢还那么做。”晓岚又哈哈一笑，说

道：“人生不过百年，区区小事，何必去计较它，请拿笔来，我这就给堂弟回封信。”说完，他接过下人递来的纸笔，信手在一张信纸上写下四句诗：

千里寄书为一墙，让他一墙又何妨，

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何处去寻秦始皇？

写毕，他交给下人封好送走。然后他端起一杯酒，说：“来，各位，今晚让我面对天山明月，敬诸位薄酒一杯……”

纪晓岚的才学，在座的人早有所闻，此时亲眼目睹他豁达大度，诙谐有趣的诗文提笔而来，而且对席上的各式人等都彬彬有礼，大家对他更增加了几分敬意。那位掌马官已听说纪晓岚诗词对联名扬四方，此刻他借着几分酒意，指着桌上的满桌酒菜，对纪晓岚说：“这桌酒、菜、饭齐全，请你是不是随便指一样东西题首诗，也好为我们助助兴。”纪晓岚说：“桌上的东西倒不少，但尽是些山珍海味，青菜老酒，这些东西古今的文人墨客作的文章实在太多了……”正说着，一位侍者端着一盘鸡蛋从他们身旁走过，掌马官伸手拿过一个鸡蛋，对纪晓岚说：“就以这个鸡蛋，你能作几句诗？”

纪晓岚接过鸡蛋，微微一笑。他心里想，饮酒作乐的场合，要作诗也只能诌几句打油诗，何况出席的客人也并不高贵，认真作几句深奥一点的，他们还不一定听得懂。于是，他接过鸡蛋，轻轻在碗边磕了一下，打在碗里，然后说道：“混沌乾坤一壳包，也无皮骨也无毛。老夫送尔西天去，免在人间挨一刀。”刚说完，掌马官一拍巴掌：“好！真乃名不虚传，下官敬你一杯……”说着，他斟了满满一杯酒，双手捧到纪晓岚面前：“请喝下这杯酒，下官还有一件薄礼送给你……”

友人赠烟袋

纪晓岚的诗文才华，在宴会上并未显露，他只是信口说了几句打油诗，已经引起席上人的惊叹和敬仰。这位掌马官，按现在来说，是位骑兵司令，行武多年，性格豪爽。他对纪晓岚说：“我的祖籍也是应天府上元县，我和你是同乡了。在这个边塞之地能结识你，是我的大幸。今天我给你赠送一点薄礼：一套烟袋，不知你是否喜欢？”

纪晓岚精神一振：“这么说，你知道我是个烟鬼了？”

“不，我看你抽烟的姿态、品味都很考究，其实，抽烟也是很有学问的哩！”

“不错，我嗜烟胜于嗜酒。”当他接过掌马官赠送给他的这套精致的烟袋时，欣喜之意溢于言表：“那我就不客气，收下了。”接过烟袋，把烟锅装满，他深深吸了一口，吐出一朵烟云，飘在筵席上，慢慢变成一座小小的楼阁，楼阁上的门窗栏杆，都历历可见。见此情景，在座的人无不惊愕。总兵德昌双手向纪晓岚一揖：“我7岁学抽烟，至今快50年了，今天看你抽烟，我甘愿当你的徒弟了……”

其实，他们哪里知道，纪晓岚烟瘾大，烟抽得好，抽烟时能变出千奇百怪的形状，不但闻名皇室，而且在京都几乎无人不晓。他家里常备有多种烟袋，由青铜、黄铜、玉石等不同的质料做成。这次贬谪新疆，走时匆匆，好的烟袋没有带在身旁，他正发愁在乌鲁木齐能不能订制一个好点的，掌马官却雪里送炭，送了他这么一套精致的烟袋。这烟袋黄铜所制，熠熠闪光，不但雕刻着一些逼真的龙纹和山石，手握处还用绒线编结了套子。随烟袋那一大把抽烟用的纸煤，都

卷得不粗不细，像一根根筷子，一吹即燃，一挥即灭，吸上一口烟，烟袋中的水“咕噜咕噜”的作响，均匀动听，他不禁赞叹了一声：“好烟袋……”

德昌见他高兴，又双手一揖：“刚才大人抽烟的绝技我们见识了，是不是请为我们再献技一二，让我们再开开眼界？”

“那么，我要再弄点小玩艺，为大家助助兴，同时也向掌马官表示一点谢意。”说着，他装满一锅烟，点燃，深深吸了一口，把嘴微微张开，只见两只白色的仙鹤从他口中轻轻飞出，在屋内飞翔，接着他吐出一个一个圆圈，那仙鹤从这些圆圈中穿之而过，飞舞往来，如仙如幻。正在大家目瞪口呆之时，只见他缩了下脖子，轻轻咳嗽一声，吐出一根烟柱，立在屋中，那仙鹤，那圆圈，围着这烟柱慢慢飘动，过了好半天，才烟消雾散。

夜深沉

德昌的酒席，掌马官的烟袋，都不值得纪晓岚迷醉。但作为被皇上贬谪为有罪的人，在这里受到文臣武将的友好相待，这使他精神上感到几分欣慰。掌马官在与他揖别时，还有相识恨晚之情：“我在开封府养病一个时期就回来，到时再请你到寒舍饮酒，一起品味品味水烟，怎样？”纪晓岚说：“那我在这里翘首以待了。”

回到九家湾的“阅微草堂”内，纪晓岚又变得闷闷不乐，这不但是由于他觉得孤身独影，身边只有一个年迈的老六为伴，更重要的是，诸多不顺心的事时时袭上心头。特别是在寂静的深夜，面对着一盏孤灯，想起自己少年得志，青年时代就以才学超群而风云京城，备受皇上的器重。如今被贬谪在这千里之外的边城。还有自

己的妻儿父老,是不是都身体康健。大女儿和大女婿卢荫文以及受自己袒护的亲家卢雅雨,会不会因事发和自己的贬谪罪离京而受到株连?寄去已久的家书怎么迟迟未见回音。想起这些,他心里很不安宁,禁不住在屋内走来走去,消瘦的身影在墙上晃来晃去。老六轻轻走了进来,说:“大人,这么晚了,怎么还不安歇?”纪晓岚说:“你快出去休息吧,不要管我。”老六叹了口气:“当初听我一句话,把小贞留在你身边,该多好……”“不要说这等糊涂话,快去睡觉吧……”夜更静,更深沉了,纪晓岚坐下来,展开纸笔,他想给皇室甚至乾隆皇帝写封信,写些什么呢?是禀报自己在乌鲁木齐也在歌舞升平之中,还是申诉自己罪不当罚,怀念皇宫的荣华。不!他又想给爱妻马夫人以及长女,还有已经在广东任县丞的三子写封信,除了对他们的思念之外,还能写什么呢?唉!国事家事,要紧的还是眼前事。他提起笔来,决定给总兵府写封建议书:一、内地遣送新疆的400名遣犯,境遇极差,几乎到了衣不蔽体,食不果腹的地步。这种倍加虐待苦役之事需要改变;二、乌鲁木齐土地干旱,雪水流失,

农业作物一年比一年欠收,农民播下的种子只能收回三四成的粮食,他建议尽快修建一个水库,既可蓄水,又可防洪,造福于国家,造福于人民……夜深沉,他的心情却难以平静,建议书写起来似乎纸太薄,意还长。

咏葡萄·雪莲

纪晓岚从皇室免职贬谪乌鲁木齐,任命佐助军务,实际上类似今天顾问的角色,他可以签署一般的公文。但他已厌烦官场,除了在九家湾他的“阅微草堂”读书养息,侍弄诗画之外,有点空闲他便深入民间。他对乌鲁木齐的地形、道路、建设、园林,对农村各种庄稼的种植、施肥、浇灌、收割甚至产量和粮价都作过认真的调查。特别是对于他在内地很少见到的一些瓜果、野生植物等,更有着特别的兴趣。他尝了吐鲁番的葡萄后,赞不绝口之余,还亲自向哈密国王苏来满细细打听栽种及保管葡萄和哈密瓜的方法,记载下来:“西域之果,莫盛于吐鲁番葡萄……”这么好的东西,怎样保管呢?他记载道:“……绿色乃微熟,不能甚甘;渐熟则黄,再熟则红,熟十分则紫,只熟至六分有奇……”他当



时的这些记载,到今天仍有一定科学道理。有一天老六拿来一株晒干的雪莲给他泡酒。他便请老六带路,非要亲自采摘到新鲜的雪莲不可。他背上干粮和一葫芦水,在博格达雪山下弃马登山,经历了千辛万苦,踏遍了博格达峰北坡的半个雪山,终于在半山腰向阳的一块坡地上采摘到了两株又大又鲜嫩的雪莲,他欣喜若狂,回到九家湾还捧着观赏,又插在雪水里养了好几天。然后,他向老六请教,向九家湾的老果农请教,写下了雪莲的纪实性篇章,对雪莲的生长、形状和药性作了翔实的描述。他写道:“塞外有雪莲,崇山积雪中……其生必双,雄者大,雌者小……相去必一二丈。见,再觅其一,无不得者。……此花生极寒之地,而性极烈,二气有偏胜,无偏绝……浸酒为补剂,多血热妄行……益天地之阴阳均调,万物乃生;人身之阴阳均调,百脉乃和……”他的这些记载和见解,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价值,仍然引起医药界的重视。可见纪晓岚对祖国自然界的热爱,对每一件小事的认真和细微。他觉得负罪在身,不愿参与政事,但他的乐观精神,不在逆境中消磨意志,正是他正直豁达,孜孜好学的写照。

北疆行

在乌鲁木齐周围,纪晓岚访昌吉,察奇台,游水磨沟清泉,登博格达雪峰,日子过得倒也逍遥自在,同时也体察了当地风情民俗,物产民情,写下大量的诗文和日记。

他又和老六商量,决定作一次北疆之行。老六精心为他挑了几匹好马,备了一辆搭好篷子铺好和田地毯的马车,雇了两位马夫,离开乌鲁木齐到伊犁去。马车在漫漫古道行走着,天高云淡,纪晓岚感受到新疆的大地是如此的宽阔

壮丽,特别是进入准噶尔大盆地后,那悠扬的歌声,那驼铃的叮当,都令他在茫茫戈壁也不感到寂寞。但是,他亲眼目睹了这里大片大片的土地是荒凉贫瘠的。在吉木萨尔,他停留了三天,踏勘了这里的一座唐城,并受当地官员的恳请,为他们选定了一块军事基地。在走过一个古烽火台后,见到一大片足有数百亩的红柳滩,纪晓岚在这一望无际的红柳丛面前惊诧不已。同时他也发现,亲眼所见的这大片红柳,并不是他平时想象中那样似火一样的一片红霞。为此,他当时题写了《红柳》诗一首:

依依红柳满滩沙,颜色何曾似绛霞。

若与绿杨为伴侣,腊梅通谱到梅花。

在这塞外的红柳面前,他想到了家乡的杨柳和梅花。腊梅和梅,一落叶灌木,一落叶乔木,是亲属关系。纪晓岚用这种灌乔互通家谱关系,比喻这里的红柳与家乡的杨柳就像腊梅与梅的关系一样,是亲属关系。寄托了他对塞外的热爱和对故乡的思念。

到了伊犁,纪晓岚处处见到人们在打井,几乎军民全体出动。他问一位统管150名士兵在打井的老年佐领:“你们打了几天井了,有水吗?”佐领说:“打了一月有余了。”说着,这位佐领指着一棵高大却又接近枯死的老树对纪晓岚说:“戈壁皆积沙无水,故草木不生。这城中老树;苟其根无水,树岂得活?”纪晓岚进一步了解,知道这里土地是肥沃的,只是这城里的人多少年来习惯于在河渠里汲水,从来不打井。河渠里一干涸,水源就断了。前几年官府动员军民修建过一个水库,但由于水库的堤坝都是用沙土堆积,不是存不住水,就是堤漏水泄。他决定到将军府向官员陈叙自己的见解。